

悠悠歲月

Their Lasting Relation

他們悠長的關係 —— 一段歷史的記述

摘自聖巴提維丹塔·史華米·帕布帕德 Srila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 和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的講課和信件。

一段歷史的簡述

1996 年 6 月於加利福尼亞州橙郡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的聖茹阿達·奎師那廟 Sri Radha-ramana Temple, 光輝電視台(ITV)的施丹塔·達斯 Siddhanta dasa 就聖拿拉央那與聖柏佈柏德 Srila Prabhupada 的關係訪問了聖拿拉央那。

訪問者：請告訴我們你第一次見到聖柏佈柏德的情況。還有，你和他一起時，他有沒有展現過純粹奉獻者的任何特質？

聖拿拉央那：我是我靈性導師，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的私人僕人，我經常跟他一起出門。在加爾各答，我們有一間廟[matha(傳教中心和宿舍)]名為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Gaudiya Vedanta Samiti。我就是在 1946 或是 1947 年在此遇見聖史華米。不論靈性導師何時去加爾各答，聖史華米也會去見他。他們兩位都是聖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Thakura 的門徒，他們也是摯友。聖史華米約於 1922 年遇見聖柏佈柏德(聖薩拉斯瓦緹)。大約再早 4 年，於 1918 年左右，靈性導師·瑪哈拉傑 Guru Maharaja 接受聖柏佈柏德的啓迪。因此，靈性導師是聖史華米的神師兄，他倆自始以來都是親密的朋友。

1939-1940 年，高迪亞使命有點問題，靈性導師去了聖史華米位於柏也嘎 Prayaga(阿拉哈巴 Allahabad)的家裡。當時，聖史華米有一間非常好的藥店在那裡，他也相當棄絕。靈性導師跟他在此共渡了五、六個月的時間。

1941 年，我們的靈性導師跟聖史華米一起在加爾各答成立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聖史華米當時名叫阿巴也巴佈 Abhaya Babu。我在 1946 年進廟，也許在同一時間，或是在一個月之後，我到了加爾各答。聖史華米再次來到那裡。我當時是我靈性導師的私人僕人，我也服務聖史華米。聖史華米看到我服務我的靈性導師，感到非常高興。他問了我一些問題，而且非常滿意我的回答。他問我：『你叫什麼名字？你在甚麼地方加入的？』從此，我便開始服務他。

1953 年，靈性導師·瑪哈拉傑創辦了兩本雜誌，名為[Sri Bhagavata-patrika]和[Gaudiya-patrika]。[Gaudiya-patrika]是孟加拉語刊物而[Sri Bhagavata-patrika]是印度語刊物。靈性導師請求聖史華米出任這兩份刊物的總編輯。聖史華米答應了並開始撰寫大量好文章，尤其是關於[博伽梵歌 Bhagavad-gita]的文章，內容遍及整本[梵歌]。那些沒有真正跟隨奎師那 Krsna 和維丹塔 Vedanta 的人，並非真正虔誠的人。聖史華米在他的[梵歌]文章內，特別這樣描述假像宗人仕。認為奎師那 Krsna 與祂的軀體無異的人是外士那瓦 Vaisnavas，但認為奎師那 Krsna 的靈魂與軀體有別的人是假像宗人仕，他們對[梵歌]的意思一無所知。薩瓦柏里·茹阿達奎師南博士 Dr. Sarvapali Radhakrishnan 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博士，也是印度的總理，他亦以其哲學聞名於西方國家，但他敘述奎師那 Krsna 的軀體跟奎師那 Krsna 的靈魂截然不同。聖史華米撰文駁斥這點。他筆鋒強而有力地提到維丹塔，尤其是有關於[梵歌]及[聖典博伽瓦譚 Srimad-Bhagavatam]。他描述到奎師那 Krsna、祂的軀體、祂擁有的一切，以及與祂有關的一切都有著相同的本質——永恆、全知、極樂(sat-cid-ananda)。

文章的一份副本從瑪圖拉 Mathura 寄給茹阿達奎師南博士，另一份寄給國會內的有識之士。茹阿達奎師南博士沒有作出回應。他們無法回應，因為假像宗是跟奉愛之途背道而馳的。文章內有許多論點，但解釋需時。聖史華米把他的孟加拉文章給我，而我亦一直把這些文章翻譯成印度語。我與他有一段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個非常好又堅定的哲學家。他沒有進過任何學院學習梵文、[梵歌]或維丹塔。他是一位天生的哲學家，也是一個純粹奉獻者。他是一位偉大奉獻者(maha-bhagavata)，但他卻扮演著一位中階奉獻者(madhyama-adhikari)外士那瓦的角色，幫助和啓迪他人。一位高階奉獻者(uttama-adhikari)不會啓迪任何人，因為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偉大奉獻者，恆常地服務奎師那 Krsna，聖史華米便是處於這種位置，扮演著中階層奉獻者的角色。我從他的言詞和跟他的聯誼而覺悟到他是誰。

1955 年，聖史華米在我們瑪圖拉的廟住了超過 5 個月，每天在此授課。他會朗讀[聖典博伽瓦譚]和講述帕拉達 Prahlada, Citraketu, 卡皮臘 Kapila 和 Devahuti 的逍遙時光，還有童年奎師那 Krsna——達莫達爾 Damodara 的逍遙時光。

那時，我一直為他煮食並在其他多方面協助他。我習慣從我的圖書館中給他大量書籍，以助他翻譯[聖典博伽瓦譚]。一段時間之後，他去了德里，出版了第一篇的第一至三冊。

然後，他身無分文地前往西方。1965 年當他在紐約時，他寫信請求我：『你該跟我一起來，我感到獨力難支，我必須在此做些事情，因此你該前來。』我回覆：『我的靈性導師·瑪哈拉傑在此，我還在此服務他，若他回到孟加拉，我或會來。』聖史華米回信：『非常好，你該服務你的靈性導師·瑪哈拉傑。但當你有機會，你一定要來加入我。』我回答：『是的，我會來的。』之後，我把他所有書籍寄到紐約給他——[博伽梵歌]、臘瑪努師 Ramanujacarya 的[聖典評註 Sri-bhasya]、商卡拉 Sankara 的[薩威拉卡評註 Sariraka-bhasya]和其他評註(bhasyas)。幾天之前我在洛杉磯見過那些書籍，雖非全部，但有部份在此。我也寄給他麥當加鼓(mrdangas)，鏡鈸(karatalas)，聖茹阿達·奎師那 Sri Radha-Krsna 的神像(vigrahas)，還有每個月十公斤的

pera 甜品。

1967 年，當聖史華米跟 Kirtanananda dasa 一起回到印度，我是唯一一個在德里機場跟他見面的人。我們去了德里的茹阿達·奎師那廟，我總會應他所求居住於此，因此能夠為他作不同的服務。後來，當 Acyutananda Prabhu 來到，聖史華米對我說：『我身體不適，我很疲倦，因此請你跟 Kirtanananda dasa 和 Acyutananda Prabhu 一起到訪一些家庭，你要在此授課。』我照做了。

稍後，聖史華米回到溫達文 Vrndavana 的茹阿達·達莫達爾 Radha-Damodara 廟以後，我常去探望他。他在那裡討論過很多關於維丹塔的事，尤其是關於[聖典博伽瓦譚]，他討論了很多奉愛(bhakti)的原則，他解釋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Sri Caitanya Mahaprabhu 是特別為了要品嚐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而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在那裡給我如此高級深摯的聯誼。他是那麼愛護我。

稍後，在 1968 年，我們的靈性導師從這個世界隱跡了。我給當時身在西雅圖的聖史華米發了一個電訊。當他收到後，便立即回覆我，他猶如淌著淚地寫道：『我為此傷心欲絕。』他寫了這個詩節，並解釋道：『聖拉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 Srila Raghunatha dasa Gosvami 為了他的靈性導師聖薩拿坦·哥斯瓦米 Srila Sanatana Gosvami 飲泣。我也有同感。我並非處於成為棄絕階級的心緒，我非常害怕，儘管我的家人拒絕我，我不名一文，但我仍然未準備好接受棄絕啓迪，去實踐我靈性導師的命令，到西方國家傳揚他的使命。但值得崇拜的(pujyapada)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賜我棄絕階級(sannyasa)，他告訴我：「你必須接受。」』聖史華米寄信告訴我，這是他對靈性導師蓮花足的致敬(sraddhanjali)。

棄絕階級並非兒戲，它改變人的整個生命，而它是指人正渴求牧牛姑娘的情懷(gopi-bhava)。有些人說聖史華米只是奎師那的牧童朋友，但我強烈反對這項說法。他的棄絕曼陀(sannyasa-mantra)是一個牧牛姑娘曼陀(gopi-mantra)，他也接受了牧牛童曼陀(gopal-mantra)，接受了第二次啓迪的人會知道牧牛童曼陀的意思。若缺乏了這個曼陀，則沒有人能夠得到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想要給予的心緒。因此，我曾直接地聽他說，也從聆聽他的講課而得知，他是來自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的傳系——為了賜予這個使命。這也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 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 和聖巴提施丹塔·薩拉斯瓦緹·塔庫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 的使命。他們也是奎師那 Krsna 和瑪哈柏佈 Mahaprabhu 的同遊。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因此聖史華米不僅是為了給予宗教原則(dharma)而來，亦不僅為了給予哈瑞聖名(harinama)的年代宗教(yuga-dharma)而來，這並非瑪哈柏佈 Mahaprabhu 的主要任務，那是瑪哈維司努 Maha-Visnu 或是聖阿特威陀·阿查爾亞 Advaita Acarya 的任務。

當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來到，祂以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來教導牧牛姑娘純粹的愛(gopi-prema)。正是祂想賜給生靈(jives)的那種純粹愛意。主顯現的欲望出自兩個原因：祂想品嚐神的愛意情懷的甜美精華，祂想在自發吸引的層面上，在

世上傳揚奉愛服務。因此祂被稱為超凡的喜悅和一切之中最慈悲的。[永恆的采坦耶經 Sri Caitanya-caritamṛta, Adi(原初)逍遙時光(līla)第四章第十五至十六節]

聖史華米到西方國家只為確立他師徒傳系(guru-parampara)的使命——舊酒新瓶，沒有任何新事物——只有他們的使命。他沒有寫過任何新書，他翻譯了[梵歌]，也寫了[梵歌]的要旨。他也為[聖典博伽瓦譚]、[奧義書 Sri Isopanisad]和其他書籍寫了要旨。他也詳列了師徒傳系的名字，從拿拉達 Narada 到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āprabhu，下至聖薩拉斯瓦緹。因此，他並非在高迪亞 Gaudiya 外士那瓦傳系之外，他是高迪亞外士那瓦。我們不該試圖中斷他跟高迪亞使命或高迪亞廟的連繫：我們的師徒譜系。

我可以講述一些關於他在西方國家的使命的事情。他跟師徒傳系一直也有關連。他先犁地，將荒地變成了耕地，並為它施肥。他播下種子，這些種子不該永遠維持不變。它們該萌芽，它們該生長，它們該提供甜美的果實，我們該增加我們的愛心活動——我們的奎師那 Kṛṣṇa 知覺。我們不該停留在初階的外士那瓦階段。

聖史華米在他的書中道盡一切，包括他當時不能透露太多的事情，那些認為他已死去的人，本身才是死掉，他一直啟發著整個世界。若我們服務他，便會看見他的書籍相當有新意。這樣，我們便能正確地閱讀這些書籍而變得有資格。

我從他那處學曉，我們應跟那些比自己更真誠、更進步的奉獻者聯誼。我們該榮耀他們，我們該明白所有奉獻者均同屬一個家庭，主采坦耶 Caitanya 的家庭。若我們不這樣想，便無法成為奉獻者，我們該認為我們是同屬一個家庭的，並擁有很多雙手。奎師那 Kṛṣṇa、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āprabhu、聖史華米有數以千計的手，我們該榮耀他們所有的手，我們該榮耀所有唱頌聖名的人。我聽他說過，即使那些唱頌聖名的人沒有接受啟迪，也該受到榮耀，那些已接受啟迪並有唱頌的更要受到榮耀，至於那些偉大奉獻者，我們更要用盡一切方法去服務他們。聖史華米在他的翻譯中寫下這一切。因此我祈求那些接受聖史華米啟迪的人應放寬胸懷，他們該知道我確實是聖史華米第一個門徒，是始於 ISKCON 成立之前。

靈性導師有兩種——訓示(sikṣa)和啟迪(dikṣa)——兩者也是一樣。有時訓示靈性導師(sikṣa-guru)比較高等，有時或是啟迪靈性導師(dikṣa-guru)較高。訓示靈性導師就像一個摯友，與他的關係非常友好。啟迪靈性導師該深受尊敬，因此我們對他或有點敬畏。但訓示靈性導師就像一個朋友，有時跟我們坐在同一個座位上。

我慣於跟聖史華米坐在同一張床上或披肩(āsana)。在他最後的日子，我去溫達文見他，他用他雙手握著我的手。他對我說，我該坐在他的床上，但我向他的床致敬(pranama)，並坐在椅子上。他告訴我：『我有許多門徒，但他們知識尚淺，你該試著幫助他們。尤其是我的大殮儀式(samadhi)，該由你親手進行，我希望這樣。』他噙著淚水下這命令。我對他說：『你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雖然你我是朋友，我也一直視你為我的訓示靈性導師，我一直跟從你的訓示，一字一句，一字無遺。』然後我告訴在場的所有門徒，特別是主要的門徒，『你不該認為聖史華米·瑪哈拉傑行將死去，你該想著他有一個使命要協助西方國家。在他離開之後，你

們該要團結，嘗試彼此榮耀，將他的使命帶到他無法前往的國家。別對他的使命使詐，最高的層次便是跟隨他的命令。你們全該盡量要心胸廣闊，別試圖控制任何人。你無法以控制和累積金錢得到純粹愛意(prema)和情感(sneha)。你們不可發施號令來控制他人。』聖史華米召喚他們：『過來，過來，聽從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聽他要說的話。』

就在聖史華米隱跡之後，很多奉獻者從瑪圖拉前往溫達文。我們也舉行了齊頌聖名悼念活動(nagara-sankirtana)。我領唱靈唱(kirtana)，然後以韋陀曼陀和按照韋陀傳統的其他一切安排把聖史華米放進墓塚。在溫達文的大部份棄絕者，包括全部四個師徒傳系(sampradayas)的巴巴吉(babajis)也有到臨。我統籌一切，包括誰該演說及講者的次序等等。我尊敬所有人，就像聖史華米在他的遺言中要我做的一樣。

訪問者：聖柏佈柏德展現的所有品質中，那一種在你心目中最為突出？

聖拿拉央那：靈性導師的徵兆已記載於[聖典博伽瓦譚]和[梵歌]之中，我在聖史華米·瑪哈拉傑身上也看見這些徵兆。

要正確地明瞭事物，人必須握著柴木，謙卑地接近一位通曉韋陀經典，並堅定地獻身絕對真理的靈性導師。[Mundaka 奧義書 Upanisad 第一篇第二章十二節。]

他對梵有堅定信心(brahma-nistha)，放棄一切其他活動，畢生只為奎師那 Krsna 而工作。

因此，任何認真渴求真正快樂的人，必須尋求一位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通過啓迪而托庇於他。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的資格是，他窮思深究並覺悟了經典的結論，也能夠以這些結論說服他人。這樣的偉大人物已托庇於至尊人格首神，摒棄所有世俗考慮，該被視為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一篇第三章廿一節]

我們看見靈性導師的其中一個徵兆是，他認識維丹塔、[訓誨的甘露 Upadesamrta]、[聖典博伽瓦譚]及[博伽梵歌]等等。他該是一切哲學結論的知悉者(siddhanta-vit)，因此他能夠消除門徒們的一切疑問。我知道聖史華米在這方面非常有資格。他知道一切。他在這方面已達至完美。

其次，靈性導師該超然於所有物質事物，而我知道聖史華米並無依附。他只是依附那些完全依附奎師那的人，靈性導師該能覺悟他的崇拜神像(istadeva)、聖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和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人若缺乏覺悟，便不能傳教。若他並非真正修習奉愛(bhakti)，他便沒有覺悟，那麼他的說話便會流於空泛，沒有人會真誠地跟隨他的訓示。

我覺悟了這一點：任何門徒，或任何人，來到聖史華米跟前也會被他深深感動，他以愛意和情感征服他們的心。若沒有覺悟到奎師那 Krsna，無人能成就此事。

[博伽梵歌]第四章三十四節記載：

只需藉著親近一個靈性導師去嘗試學習真理，謙順地向他求教，並為他服務。自我覺悟的靈魂能夠把知識灌注給你，因為他們已看見真理。

誰是 tattva-darsi？就是一個知悉韋達經典 Vedas、[奧義書]和其他經典(sastras)內所有結論的人。Pranipatena pariprasnena。你該去一個這樣的靈性導師那裡，一而再，再而三，非常恭敬地向他提問和服務他。我看見聖史華米怎樣去找聖薩拉斯瓦緹，他怎樣接受聖薩拉斯瓦為他的靈性導師(gurudeva)，尤其是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他怎樣把聖薩拉斯瓦的純粹愛意、他的使命和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的使命傳遍整個世界。這是能量(sakti)，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和他靈性導師的能量，因此他才能夠成就這項大業，普通人是無法做到他所做的事。

我記得另一個例子。我最後一次見到聖史華米時(他從這個世界隱跡前的傍晚)，他對我非常友善。他告訴我：『我在生命中犯了點錯，因此我想得到原諒，尤其是你該要原諒我，因為你服務我，跟我非常親愛。』我說：『不。別說這種話。任何人在某個特殊情況，特定時間，也會說任何話以鼓勵新奉獻者。我們也說這樣的話，因此我不認為你有甚麼過錯。』然後他告訴我：『你該原諒我。你該叫我所有的神兄弟原諒我，當我告訴一些門徒：「別跟任何人混在一起，別跟我的神兄弟混在一起。」那是寫於一封信內，並非在我的書內，我只是因為某個特殊的時間才這樣說。』聖史華米是個一級外士那瓦，一個偉大奉獻者，他只是為了他的初階奉獻者才這樣寫。

有次我問他：『瑪哈拉傑，我們是朋友，我想知道為何你神像的名字並非符合經典結論(siddhantic)，好像茹阿達·帕爾塔馬車的禦者 Radha-Partha-sarathi 和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 Rukmini-Dvarakadhisa。至於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我知道你是在 1968 年安奉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並舉行了開光大典(prana-pratistha)，奎師那 Krsna 神像有孔雀羽毛和笛子而茹阿達 Radha 是在祂的左邊。』

他回答：『當我在洛杉磯安奉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時，我為祂們命名為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然後我離開洛杉磯前往印度。我回來時見到某人已把名字改成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 Rukmini-Dvarakadhisa，我非常惱他，我反對這個名字，但現在已改成這個名字了。』

至於茹阿達·帕爾塔馬車的禦者 Radha-Partha-sarathi，他告訴我他當時病得很重，他的門徒沒有得到他確切的批准便以此命名了。

我在他的書中讀到，這是情感交迭(rasa-abhasa)。聖史華米不只在在一處地方這樣寫，而是在多處地方這樣寫。他叫我別以為這是他的構思，我對他說：『我的疑慮已經消除，我也祈求你祝福我，好使我的奎師那 Krsna 知覺或能像你一樣。』他祝福了我，想到他命我一直服務他，我感到很高興，很幸運。

訪問者： 我明白聖柏佈柏德為了要保住他的中心，在孟買遇到很多困難和騷擾，你也有份盡力保住 ISKCON 的資產嗎？

聖拿拉央那： 幾年前，聖史華米·瑪哈拉傑的兒子告訴孟買法院說，聖史華米·瑪哈拉傑是一個商人，他並非一個棄絕者。他的兒子說，只有貞守生才能接受棄絕者啓迪。因為聖史華米·瑪哈拉傑是一個商人，他只是為了生意而前往西方，而 ISKCON 是一門家族生意，他兒子的結論是，他本人才是 ISKCON 一切資產的主人。一個 ISKCON 的領袖來告訴我說：『若你不提供證據，這個兒子會取去 ISKCON 的一切，世界各地的一切。』他告訴我該立即起行。我對他說我只是想服務聖史華米·瑪哈拉傑，所以我會去。其後，我去了孟買幾趟，整天坐在法院裡，我每天會在清晨約七時食用祭餘，然後立即前往法院。我想一直服務聖史華米·瑪哈拉傑的使命。

我在西方的使命

這是聖拿拉央那的第一次西方傳教旅程中一堂講課的節錄。這堂講課在 1996 年 6 月 30 日於三藩市舉行。

我來自溫達文瑪圖拉，但我沒有感到身在異地。我到處也見到非常真誠的奉獻者，就像在溫達文一樣。

聖薩拉斯瓦緹命聖史華米到西方傳揚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的聖名及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的訊息，他大約在四十年後起行。聖史華米也同樣命令我，我也在廿年之後來了。他命令我，我便來了。

我在西方國家的使命有三個目的。第一，我想去到聖史華米在歐美這裡傳教的地方得到他蓮花足下的塵土。他先到紐約，我也想去那裡。他身無分文地去到那裡，在街上唱著聖奎師那·采坦耶 Krsna Caitanya、哈瑞·奎師那 Hare Krsna 和哈瑞·拉瑪 Hare Rama。他從當地寄信給我，而我亦把他要的書籍寄給他，還有很多對高拉·尼提安南達柏佈 Gaura-Nityananda Prabhu 和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的神像，我也把鐃鉞(karatalas)、麥當加鼓(mrdangas)和很多其他用品寄給他。

其次，我到這裡來把他的訊息傳予整個世界。他播下了種子，它們也成長了一點，然而它們卻缺乏水份。聖史華米將那水份賜了給我，那就是他的哈瑞題旨(hari-katha)。我盡我所能把這水份帶到每個地方。我非常高興去履行他的訓示，並從他聖化過的地方得到他的足下塵土。

我遠行的第三個目的，是幫助那些誠懇的奉獻者，他們為了長久以來缺乏良好聯誼而鬱鬱不歡。我前來告訴他們：你該看到你們的柏佈柏德就在這裡，就在你們之中，你必須再次變得強大和積極，就像在他展示顯現時，那時的你一樣，不要認為他已死去或他不在這裡。我以

前不認識你們任何一位，但聖史華米在這個太平洋海岸做了這樣奇妙的事情，從洛杉磯到三藩市到溫哥華，無論我到那裡，都有很多奉獻者前來見我。

我很感激聖史華米，我向他的雙足獻上我的蓮花奉愛心。他成就了一項奇蹟。他今天若在這裡，將會傳揚更多更多。他撰寫和翻譯了這麼多書籍，這些書籍已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

然而，現在十之八九的奉獻者都離開了 ISKCON。我希望 ISKCON 變得越來越壯大，每個人也該振奮起來，每個人也該向全世界傳教，就像聖史華米一樣。

我會講述一些在[永恆的主采坦耶經]和[聖典博伽瓦譚]的哈瑞題旨。我會嘗試為你解渴，那樣你對你柏佈柏德的真正光榮和感激便會增加。他會祝福我們所有人，他也會非常高興你來了。

一個上了鎖的寶盒

這是聖拿拉央那於 1996 年 7 月 12 日在紐約市阿瑪南達瑜伽中心 Atmananda Yoga Centre 一堂講課的節錄。

聖史華米在他的書中已經道盡一切。他知道一個一兩歲，甚至是五歲的小孩也無法記住所有資訊。父親或是母親為他們的子女儲蓄，存於一個上了鎖的箱子。當小孩長大成熟，他便會有資格取得其中的寶藏。然而，在小孩成熟之前，他們會把寶藏浪費掉。同樣地，聖史華米把他一切寶藏貯於他的著作之中。若你想要開啓它們，你該知道那把鑰匙是在自我覺悟的純粹奉獻者(bhagavata)手裡。

自我覺悟的純粹奉獻者有兩種。一種是韋陀經典(grantha-bhagavata)，另一種是體現這些經典的純粹奉獻者(bhakta-bhagavata)。體現這些經典的純粹奉獻者是較為高等的，因為，明白經典的那把鑰匙是在擁有純粹愛意的真正奉獻者手裡，他們能開啓這把鎖。聖史華米保存了聖茹柏·哥斯瓦米 Sri Rupa Gosvami 在他的[奉愛經 Bhakti-rasamrta-sindhu]和他其他書籍裡留下的寶藏，聖史華米本人的書籍也滿載寶藏。在他的要旨之中，我們看到聖茹柏書中的一切教導。例如，[訓誨的甘露 Sri Upadesamrta]，它提供了一個程序，讓我們能夠前往溫達文並追隨聖茹柏。

有些人說：『我們沒有資格，我們永不夠資格聆聽有關哥樓卡 Goloka 的事情。』我認為這說法相當錯誤。因為聖史華米在他的書中寫過有關的事，當我們成熟而有資格，我們便能真正品嚐到那種甘露，並到達聖茹柏、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 Srila Krsnadasa Kaviraja Gosvami、聖維亞薩兌瓦 Sri Vyasadeva 和聖史華米所寫的那個地方。

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神聖的隱跡

以下是聖帕布帕德於 1968 年 10 月 21 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 Seattle, Washington 的一堂講課，就在他剛獲悉他親密的神兄弟和棄絕啓迪靈性導師的隱跡之後。

人必須從另一個處於棄絕階級的人那裡接受成為棄絕階級，我從未想過我會接受這種棄絕階級的生活。在我的家庭生活中，當我身處妻兒之中，我有時會夢到我的靈性導師召喚我，我便追隨他。當我從夢中醒來，我會想——我有點害怕。靈性導師要我成為一個棄絕者，我怎麼可能接受棄絕啓迪呢？那時候，我為了必須要放棄我的家人而成為一個托砵僧感到非常不滿。當時，這感覺很可怕。我有時想：『不，我不能接受棄絕啓迪。』但我又再次見到相同的夢境。

因此，在這方面而言，我很幸運，我的靈性導師(柏佈柏德開始哭泣，聲音哽塞)把我從這個物質生活拉開，我沒有任何損失，他對我如此仁慈，我已有得著。我離開了三個孩子，現在我卻得到三百個孩子，因此，我不是一個輸家。若認為接受奎師那 Krsna 會令我們成為輸家，這只是物質概念而已。沒有輸家，這是我的實際經驗之談。我那時在想：『我怎麼可能接受這種棄絕階級生活？我無法接受這麼多麻煩。』

但我從我的家居生活退下，獨自坐在溫達文著書，我的神兄弟堅持『柏佈柏德柏佈...』。這個名銜是在我的家居生活時得到的，這是外士那瓦團體賜給我的，因此他堅持。事實上並非他向我堅持，而是我的靈性導師通過他向我堅持說：『你要接受。』沒有接受棄絕階級生活的話，無人能夠成為傳教者。他想我成為一位傳教者，因此他通過這位神兄弟來強迫我，他說：『你要接受。』

我不情願地接受了，然後我記起他想我到西方國家傳教。因此，我現在非常感激我的神兄弟，因為他實踐了我靈性導師的願望，強迫我接受成為這個棄絕階級。

這個神兄弟，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已進入奎師那 Krsna 的居所，因此我想傳送一份弔唁文並將它寄給他們，我也為此寫了一個詩節，你們在座所有人都簽署，明早我會把它寄出。

我寫的詩節是以梵文寫成：vairagya-vidya-nija-bhakti-yoga。這個奎師那 Krsna 知覺是 vairagya-vidya。vairagya-vidya 的意思是變得討厭這個物質世界，那就名為 vairagya-vidya，那只有藉著奉愛瑜伽才有可能。vairagya-vidya-nija-bhakti-yogam apayayan mam。小孩害怕吃藥，我也有這種經驗。在我的童年，當我生病時，我非常的頑固，我會說：『我不會吃藥。』因此我母親總會用勺子把藥品強行灌進我口中。我非常固執。同樣地，我不想接受這個棄絕階級，但這位神兄弟強迫我並說：『你一定要。』Apayayan mam。他強行要我飲下這種藥。為何我不情願？Anabhipsu 是指不情願。Andham 是指瞎子，他不能見到自己的未來。靈性生命是最光明的未來，但物質主義者無法看透這點，因此外士那瓦和靈性導師強行說：『飲下

這葯。』 Apayayan mam anabhipsu andham. Sri-kesava-bhakti-prajnana-name。

因此，我的神兄弟——他的名字是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幫了我這個忙，因為他是慈悲之洋(krpambudhi)。我們向外士那瓦奉上我們的頂禮：vancha-kalpa-tarubhyas ca krpa-sindhubhya eva ca。外士那瓦——主的代表——是如此仁慈。他們帶來了慈悲之洋，把它分贈給痛苦的人類。Krpambudhir yas tam aham prapadye。因此我向這位聖人奉上我充滿敬意的禮拜，因為他迫使我接受成為這個棄絕階級。

他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進入了奎師那 Krsna 的居所，因此我和我的門徒一起奉上我們充滿敬意的禮拜。在我成為棄絕者的第一天，我記起我必須以英語演說。在那個棄絕啓迪的日子，我記起了這一點，在致詞時，我便先以英語講話。這全是更高權威和奎師那 Krsna 的安排。

我們這樣寫：『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 Incorporated 以下簽署的會員及奉獻者，於今天 1968 年 10 月 21 日在我們的西雅圖分社，由聖恩 A.C.巴提·維丹塔·史華米主持的一個哀悼會上，得悉聖恩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我們靈性導師的棄絕啓迪靈性導師(sannyasa-guru)，於 1968 年 10 月 6 日在西孟加拉納亞兌柏(Navadvipa)他總部的住所內隱跡，我們決議表示我們深切的哀痛。我們向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的蓮花足，奉上我們充滿敬意的禮拜和我們靈性導師為這個悼念活動而寫的下列詩節。』我已向你們解釋過這個詩節。因此，我希望你們全體都簽署，我會在明天以空郵寄出。

你有一支鉛筆嗎？

高文達·達斯 Govinda dasi：有。

(柏佈柏德簽字的聲音)

弔唁信

這封由聖柏佈柏德為聖凱薩瓦的隱跡所寫的信，原文以孟加拉語寫成。收件人是聖凱薩瓦其中一個傑出的門徒，聖巴提維丹塔·崔維卡拉瑪·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vedanta Trivikrama Maharaja。這封信後來由聖拿拉央那翻譯成印度語並在 1968 年 12 月在[Bhagavat Patrika]雜誌印行。以下是這封信的英語譯本。

所有榮耀歸於聖靈性導師和高拉嘎 Gauranga
1968 年 10 月 22 日於華盛頓州西雅圖

我向所有外士那瓦的蓮花足奉上我謙卑的匍拜

聖柏德·崔維卡拉瑪·瑪哈拉傑：(註一)

昨天我收到你於10月12日的來信，當中的內容叫人心碎。請你告知我值得崇拜的(pujyapada)瑪哈拉傑(聖凱薩瓦)突然隱跡的詳情。我跟聖瑪哈拉傑有一段非常悠長的親密關係，我一直懷著深厚的感情探訪聖柏德·拿拉哈瑞·達達 Sripada Narahari Dada (註二)和聖柏德·維諾德·達達 Sripada Vinoda Dada (註三)。他倆是我至為親愛的朋友。還有身在加爾各答，資深的聖提爾塔·瑪哈拉傑 Tirtha Maharaja、Nishikanta Sannyala 教授和華蘇德瓦柏佈 Vasudeva Prabhu 亦跟我非常親愛。後來我經常探訪聖史華米，毫無拘束地跟他聯誼，就像我們是最密切的家庭成員。除了聖施柏德·施達瓦·瑪哈拉傑 Sripada Sridhara Maharaja 之外，上述所有外士那瓦也已相繼隱跡。我們也時日無多，因此最好有機會盡量長久地服務聖柏佈柏德。

我和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註四)有一個非常緊密的連系。你本人，聖瓦瑪拿·瑪哈拉傑 Srila Vamana Maharaja (註五)特別清楚知道，我是在加爾各答 Bosapada 巷成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三人之一，甚至早於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接受棄絕啓迪之前。修會(Samiti)剛成立了幾天，聖拿若塔瑪南達貞守生 Sri 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現時的棄絕僧史華米·聖施瑞瑪·巴提·卡瑪拉·瑪度蘇丹·瑪哈拉傑 Tridandi Swami Sri Srimad Bhakti Kamala Madhusudana Maharaja 便脫離了修會。聖瓦瑪拿·瑪哈拉傑當時仍是個貞守生(brahmachari)，他到訪我們在 Sitakanta Banaraji Lane 的家。他令我成為孟加拉語雜誌[Sri Gaudiya-patrika](註六)的總裁。

為了對聖瑪哈拉傑的命令以表尊重，我開始定期為[Gaudiya-patrika]撰文，無論我寫什麼，聖瑪哈拉傑也非常欣賞。後來，我也被委任為印度語雜誌[Bhagavata-patrika]的總裁，我有很多文章也在當中發表。後來因為時間不足，我無法再供稿，現在我已成為海外居民，每年必須遠行二萬里。

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對我最大的慈悲，便是令我成為棄絕者(sannyasi)。我曾立誓絕不接受棄絕啓迪(sannyasa)，但聖瑪哈拉傑硬要賜給我。若他今天見到我成功地傳教，他肯定會很高興。去年我跟我的門徒一起到加爾各答探訪他，儘管他要臥床休息，他也非常高興地接見我們。不論是在他已展示的臨在或是在他隱跡之後的兩種情況下，我都有全然的信心，若他看見我將聖施瑞瑪·瑪哈柏佈 Sriman Mahaprabhu 的訊息在美國 America、加拿大 Canada、英國 England、德國 Germany、位於太平洋 Pacific Ocean 的夏威夷 Hawaii(火奴魯魯 Honolulu)等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如日本 Japan(東京 Tokyo)等廣泛地傳揚時一定會很高興。

我是一個忠堅的居士[grhamedhi(他的智慧完全專注於家居俗務)]。聖柏佈柏德不時來到我夢中，叫我放棄家庭生活，跟他一起走，這些夢嚇怕了我，令我想到我必須接受棄絕啓迪，但我沒有任何欲望要接受棄絕啓迪。然而，由於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一再堅持，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把無邊的恩慈賜予我這個抗拒而盲目的人，硬要賜我棄絕啓迪，就好像聖柏佈柏德的欲望已轉移到他心內，因而成就了 my 棄絕啓迪。

因此，我永遠感激聖瑪哈拉傑。故此，在收到你的信後，我立即在西雅圖廟內舉行了一個聚會(viraha-sabha)榮耀他的隱跡，我把聚會的弔唁文連同這封信一併寄給你，請你接受它為我們卑微的哀悼(sraddhanjali)。我已向我的其他中心(附有一張清單)下了指示，特別是倫敦 London、漢堡 Hamburg 和火奴魯魯，也要照樣安排聚會和表示哀悼。

在我的指導之下，已成立了三隊由美國少年和夫婦組成的齊頌聖名隊伍，你知道後定會感到高興。其中一隊現正到訪美國各大城市，而我也跟他們一起同行。第二隊有六個奉獻者，現正在倫敦不同的地方進行靈唱，在當地居住的印度人看見他們，無不驚嘆。那些印度人放棄他們的故土，排除萬難來到西方國家，追求財富和名聲，但美國人却在進行哈瑞聖名的齊頌靈唱(harinama-sankirtana)。這些傳教活動也好好地繼續著。

我有興趣知道你們正在成立什麼組織。在此事上，你會得到我的全力協助，因為我是一個有積極理念的人，我不喜歡具破壞性的措施。

美國人在摩耶普聖地 Sridhama Mayapura 進行靈唱，正是聖柏佈柏德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 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 的欲望，這個時機現已來臨。不幸地，那些掠奪摩耶普的人却視之為他們的個人資產，這段日子以來，其他人都被禁制探訪該地，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一直手執利劍跟那些放棄他們靈性導師的人(guru-tyagis)和享用他們靈性導師資產的人(guru-bhogis)周旋。

去年，他亦就此事而提到，將會在摩耶普聖地為我安排五畝土地，你當時也在場。若你協助我辦理這件事，我打算在摩耶普建一間修院，美國男孩和女孩可以到訪和在此居住，接受適當的訓導。只要我們通力合作，傳教活動便可以好好進行。因此，我熱切要知道你們組織的細節。

我明天便要去蒙特婁 Montreal，我會從那裡去聖達菲 Santa Fe(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和洛杉磯 Los Angeles，我把我們中心的會址連同這封信一併寄上。我們現正執行一項計劃，要在三百畝的土地上興建新溫達文 New Vrndavan。請你回信到洛杉磯荷里活 Hollywood 的地址，因為我會在蒙特婁逗留三天，在聖達菲七天，在洛杉磯約待一個月。

在每個城鎮，也會聽到有人唸頌我的聖名。[Sri Caitanya-bhagavata(Antya-khanda)第 4 章第 126 節]

傳教活動能夠藉由這個系統廣泛地遍及全世界。我認為你的組織定是直接遵從上述的預言。我願你的靈修好好地繼續進行。

你恭順的僕人：

聖巴提維丹塔·史華米

末註

- (一) 聖柏德·崔維卡拉瑪·瑪哈拉傑是聖凱薩瓦三位傑出的門徒之一。他跟聖拿拉央那和聖瓦瑪拿，同一時間從聖凱薩瓦那裡接受棄絕啓迪，自此他們便一起傳教，激勵了成千上萬的奉獻者。
- (二) 聖柏德·拿拉哈瑞·達達是聖薩拉斯瓦緹一個資深的親密門徒，他被視為高迪亞廟的“母親”和“佛羅倫斯小夜鶯”。他一直作出各樣安排，關顧和滋潤所有奉獻者。”達達”是指較年長的神兄弟。
- (三) 聖柏德·維諾德·達達是聖凱薩瓦的貞守生名字，他的全名是維諾德·碧哈瑞 Vinoda-bihari Brahmachari 貞守生。在聖薩拉斯瓦緹的時代，他是高迪亞廟的經理。
- (四) 聖薩拉斯瓦緹隱跡之後，聖凱薩瓦想代表他積極地傳教。聖薩拉斯瓦緹以往對聖凱薩瓦的傳教和對經典的精通都感到非常高興，因此把他所有的經典都給予聖凱薩瓦，而聖凱薩瓦也明白箇中意思——他的靈性導師要他傳揚維丹塔的真正意義——就是奉愛。因此聖凱薩瓦想成立一個團體，傳揚維丹塔的教義，和主高拉蘇丹 Sri Gaurasundara 想賜予這個世界的自發奉愛(rupanuga-bhakti)，因此他創立了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 (五) 聖瓦瑪拿是聖凱薩瓦的得力助手，他恭循聖凱薩瓦的意願，因此現在成為了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阿查爾亞，也是團體的總裁。

巴佈巴的最後訓令：關於 ISKCON 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

以下的默寫是譯自聖帕布帕德和聖拿拉央那之間的一段孟加拉語對話。這盒錄音帶的錄製時間是 1977 年 10 月至 11 月，我們聽到聖帕布帕德本人在他最後的訓令裡講述這方面的事。由於原聲對話是孟加拉語，只得極少部份是英語，你以往或許從未聽過這盒錄音帶。

聖帕布帕德: 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他明天會來嗎?

塔瑪拉·奎師那·哥斯瓦米 Tamala Krsna Goswami: 他會來的，若我們.....(跟其他人商量)。若我們去接他，他也許今晚就過來。

聖帕布帕德: 唔。

塔瑪拉·奎師那: 若我們現在坐車過去。巴提昌胡 Bhakti-caru 現在就坐車過去，瑪哈拉傑也許今晚就過來。

(有人開始唱頌 govindam adi purusam.....)

塔瑪拉·奎師那: 對，聖帕布帕德。我們要開一點風扇嗎? 只是一點點，

(與聖拿拉央那的對話開始)

聖帕布帕德: 帕布帕德(聖薩拉斯瓦緹)有一個欲望，想要向全世界傳教—歐洲、美國...我努力實現他的欲望。現在我們該一起傳教。

聖拿拉央那: 對。

聖帕布帕德: 我們從經驗得知, 若我們同心協力, 在世界各地(prithvi te ache)傳揚瑪哈柏布 Mahaprabhu 的使命(akara matha)是大有可能的。我已盡我所能貢獻至此。我希望我的神兄弟原諒我的冒犯。傳教的時候, 我們多次互唱反調, 或互相打斷對方的哲學論點。這種事情時有發生。請你請求我的神兄弟原諒我的冒犯。(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無論你有甚麼命令, 我也會全然接受。我視你為我的靈性導師。

聖帕布帕德:(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這件事已經做得相當漂亮。這是正確的做法。你提出了這點很好, 每個人也該通力合作, 保護你在西方國家建立的瑪哈柏布 Mahaprabhu 的使命。雖然你已教導他們, 然而, 將來若每個人也幫助他們, 便能在地球上確立一個美妙的運動。

聖帕布帕德:(無法聽到)...我帶來了這些化外之民(mlecchas)和外國人(yavanas)。他們就像猴子(banaras), 非常擅於爭吵。我接納那些被遣送到我這裡的人, 看他們是否符合資格, 我嘗試教育他們, 只是為了讓事情繼續。他們按自己的能力學習。眾志成城。已有足夠的土地, 很大的廟宇, 充裕的資金...(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對每個人來說, 協辦此事是義不容辭的。若他們都能謙卑和嘗試跟每一個人, 彼此之間和跟其他偉士那瓦合作, 一切便會更好。我會盡力協助。不論何時, 不論何事, 若他們有所求, 我也會盡我所能幫助他們。不論他們何時找我, 不論他們需要甚麼忠告, 不論他們想我去甚麼地方, 雖然我資格有限, 我也會盡我所能, 嘗試幫助他們。

聖帕布帕德: 現時我有任何神兄弟正在溫達文嗎?

聖拿拉央那: 有的。

聖帕布帕德: 誰?

聖拿拉央那: 溫瑪哈拉傑 Van Maharaja 也許在此, 還有柴坦耶·高迪亞廟 Caitanya Gaudiya Matha 的印都柏帝柏佈 Indupati Prabhu。

聖帕布帕德: 還有其他嗎?

聖拿拉央那: 現在只得這兩位。

聖帕布帕德: 誰是印都柏帝柏佈呢?

聖拿拉央那: 印都柏帝, 他常來這裡。

巴提昌胡: 是來自瑪德瓦·瑪哈拉傑的廟嗎?

聖拿拉央那: 對。再沒有其他人在此了。

聖帕布帕德: 請你叫他們兩位過來, 溫瑪哈拉傑和印都柏帝。

聖拿拉央那: 你這個建議很好。

聖帕布帕德: 請坐下。他們會叫他們過來。

聖拿拉央那: 好吧。

聖帕布帕德: 這種論點的終止時有發生....

聖拿拉央那: 對這種博大精深的世界性使命而言, 這是無關重要的事。周遭一點小事不會有甚麼後果。你已為全世界的福祉, 做了這個美妙的傳教工作。當中並無一點私心。你所做的一切, 全是為了奎師那 Krsna 的愛心服務, 為了普及地賜福所有人。

聖帕布帕德: 這全因你的祝福。

聖拿拉央那: 你已做得很好。必須好好愛護和繼續這個使命, 並確保它被妥善管理。

聖帕布帕德: 請你指導他們辦這件事, 我無法說話。

聖拿拉央那: 好吧, 請休息吧。

聖帕布帕德: 請多坐一會吧。

聖拿拉央那: 好吧。我在這裡。

聖帕布帕德: 你健康狀況好嗎?

聖拿拉央那: 好的。請你常惦記著奎師那 Krsna 吧。這些全是很有資格的人，他們定會好好管理。

聖帕布帕德: 摩耶普有些問題(混亂)。

聖拿拉央那: 那些全會被搞定。那些惡徒(gundas)為了他們自私的動機而生事。一切也會安好。凡事總會有點障礙。

聖帕布帕德: 有二萬人參加那個集會。你有否聽到甚麼呢?

聖拿拉央那: 有的，我聽到一些事，真叫人心痛。那些共產黨做的好事。他們完全不公正。現在請你放開一切，心平氣和地念記聖茹阿達奎師那 Radha-Krsna 和祂們甜美的逍遙時光。你的人會料理那些要務。只要藉著至尊主奎師那 Krsna 的意願，一切也會安好。完全不必多想。

聖帕布帕德: 唔。

聖拿拉央那: 你不要掛慮。

聖帕布帕德: 你對我有感情嗎? [這是印度人示愛的方式.]

聖拿拉央那: 感情! 我視你為我的靈性導師，何況是感情。

聖帕布帕德: 我知道。因此我乞求你原諒我的冒犯。

聖拿拉央那: 請你原諒我的冒犯。這樣我們的智慧才能專注於奎師那 Krsna 的蓮花足。請賜我們這個祝福。

聖帕布帕德: 在那裡.....

聖拿拉央那: 他去了孟加拉。

聖帕布帕德: 他甚麼時間去的呢?

聖拿拉央那: 他一個月前去的。余沙爾跟我一起來謹見你。他為你做了一些服務。

聖帕布帕德: 貞守生嗎?

聖拿拉央那: 對，余沙爾。他偶爾也為你煮食。

聖帕布帕德: 塔瑪拉在那裡呢?

奉獻者: 他剛來，聖帕布帕德。他在另一個房間。

聖帕布帕德: (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對，我也看見。你從海外回到巴佳真好。

聖帕布帕德: 他們想我留在那裡，但我說:『不，我的健康狀況不適宜再遠行。』

[塔瑪拉·奎師那進入房間]

聖帕布帕德: 你有否請示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呢?

塔瑪拉·奎師那: 有的。今天早上，巴提昌胡·史華米 Bhakticaru Swami、巴提沛摩·史華米 Bhaktiprema Swami 和施達瓦·史華米 Sridhara Swami 去過見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也描述了典禮。

聖拿拉央那: 我已告訴他們一切要辦的事。我說:『不論你何時需要我，我也會來這裡。』

聖帕布帕德: (無法聽到).....當你從右邊走進閘門?

塔瑪拉·奎師那: 在入口左邊。走進來的時候，望向神像。換言之，當你走進廟內，有一大片開放的.....

聖帕布帕德: 你一定要在我的身體周圍放鹽。

聖拿拉央那: 我已向他們解釋一切。

塔瑪拉·奎師那: 是跟維也薩 Vyasasana 在同一邊。

聖帕布帕德: 該放一些花朵在摩耶普。

聖拿拉央那: 我已命他們留起一些花朵，不論你喜歡那個位置，都可以用那些花朵...

聖帕布帕德: 你要在那裡。

聖拿拉央那: 對，我會在那裡。

塔瑪拉·奎師那: 聖帕布帕德，他已詳細地描述整個典禮。

聖帕布帕德:(無法聽到)..... 余沙爾有否接受啟迪?

聖拿拉央那: 不。他仍是貞守生。

聖拿拉央那: 你已經完成一切職責。你畢生已經實踐一切。不需再為任何事情操心。僅是惦記著聖茹阿達·奎師那 Radha-Krsna 的蓮花足吧。

聖帕布帕德: 唯有藉著祂們的祝福。

聖拿拉央那: 對，你已經做妥一切。沒有未了之事。

聖帕布帕德: 唔。

聖拿拉央那: 只有一件事。該要告訴他們，不要為了一己私利彼此爭執。他們該通力合作，傳揚你的使命。

聖帕布帕德: 你們互相之間不要爭執。我已向你表明我的意願。執行那.....今天是否艾卡達斯 Ekadasi 禁食日?

聖拿拉央那: 對。今天是艾卡達斯禁食日。

聖帕布帕德: 為瑪哈柏布 Mahaprabhu 所做的服務情況如何?

聖拿拉央那: 唔。

聖帕布帕德: 建西那一個(神像)。現在祂在你那裡。

聖拿拉央那: 對。你的瑪哈柏布 Mahaprabhu 在我那裡，(我們)以深厚的感情繼續好好服務祂。

聖帕布帕德: 最初我嘗試在建西做點事，但奎師那 Krsna 有更大的計劃。我們現在得到多處地方。

聖拿拉央那: 為什麼你會局限於建西? 奎師那 Krsna 要你到處傳教。

聖帕布帕德: 我想好像一個沒有資產(niskincana)偉士那瓦那樣在溫達文生活，但奎師那 Krsna 激勵我在七十高齡，口袋裡只有四十個盧比的情況下走出去傳教。傳教活動後來發展得很好。

聖拿拉央那: 對，你得到聖茹柏·哥斯瓦米的特別恩慈，也有聖茹阿達 Radha 和達摩達華 Damodara 的恩慈。

聖帕布帕德:(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你身體那裡覺得痛嗎?

聖帕布帕德: 差不多....(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對奉獻者說)若他覺得口渴，便給他濯足聖水(caranamrta)，放些茶拉葉在他頭下。

聖帕布帕德: Yei bhaje sei bado..... 『崇拜奎師那 Krsna 的人是德高望重的.....』

聖拿拉央那: 唔。Sei bado。『他是德高望重的。』

聖帕布帕德: Abhakta hina char。『非奉獻者是低級和可惡的。』

聖拿拉央那: Char。『可惡的。』

聖帕布帕德: (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他們很幸運。若對主哈瑞 Hare 的愛心是一心一意，那麼，即使他有任何過失，“api cet suduracaru bhajate mam ananya bhak, sadhur eva sa mantavya samyak vyavasthito hisa” 這是原則。

[印都柏帝進入房間]

印都柏帝: 哈瑞奎師那 Hare Krsna。

聖拿拉央那: 請過來。溫瑪哈拉傑也有來嗎?

印都柏帝: (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印都柏帝來了。

聖帕布帕德: 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應我所求請你過來。我正在對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我乞求你的原諒.....

印都柏帝: 唔。

聖拿拉央那: [輕聲地對印都柏帝說話] 瑪哈拉傑說話有點困難，我會告訴你。

聖帕布帕德: 我乞求你原諒我所作的冒犯。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傳教的時候，我們偶爾會打斷彼此的論點。

聖拿拉央那: [他溫婉地向印都柏帝解釋聖帕布帕德的欲望。]

聖帕布帕德: 你會原諒我嗎?

聖拿拉央那: [對印都柏帝] 你會嗎?

聖拿拉央那: (對聖帕布帕德說) 瑪哈拉傑，你沒有作任何的冒犯。請憐憫我們，你沒有作任何冒犯。

聖帕布帕德: (無法聽到)

聖拿拉央那: 若任何人認為你作了冒犯，他本人也犯了過失。

聖帕布帕德: 唔?

聖拿拉央那: [他溫婉地向印都柏帝講述聖帕布帕德的事。] 他剛從倫敦回來。

聖帕布帕德: 他們已經安排了巡迴世界的節目，但我必須回來...

聖拿拉央那: 我會把你的希望，告訴聖帕布帕德(薩拉斯瓦緹)那些不在這裡的門徒。每個人都該儘力幫忙，也為他們(你的門徒)提供所需指引，這樣他們便能妥善管理。請別再為任何事情操心。僅是惦記著聖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的蓮花足吧。

聖帕布帕德: 請指導他們正確地安排慶典，對哥斯瓦米作適當的報施.....

聖拿拉央那: [對巴提昌胡] 你是否明白他說甚麼?

巴提昌胡: 是的。 [他溫婉地回答聖拿拉央那。]

聖拿拉央那: 我有一個特別的請求。請別再為這些事情操心。他們有資格，他們也知道你的欲望。現在僅是惦記奎師那 Krsna 吧。一切會有妥善安排。你已令整個世界在奎師那 Krsna 的聖名中起舞。

聖拿拉央那: 現在我要失陪一會。

聖帕布帕德: 請先享用祭餘。

聖拿拉央那: 好吧，我會。

巴提昌胡: 聖帕布帕德，這個我會安排。

(聖拿拉央那離去)

[這段翻譯的功勞有賴聖柏·瑪德瓦·瑪哈拉傑 Sripad Madhava Maharaja, Sripada Pundarika dasa Brahmācari, Sripada Kṛṣṇa-kānti dasa Brahmācari 和 Sripada Tanmoy Chakravarty 的努力。雖然原聲錄音帶的聲量經由數碼技術改進，以利翻譯者的工作，然而有部份錄音仍舊聽不清楚，亦已在上述對話默寫中標明。]

由於他的聖恩

以下是聖拿拉央那在加州 California 的 Badger 一堂講課的節錄。

不僅在這裡，不論我走到世界哪個地方，不論在東方或西方，我也看到他啓發他人的成果。在加拿大一處非常偏僻的地方，在高山的一片密林之內，我去了一個名為皈依(Saranagati)的奉獻者小鎮，看到很多奉獻者在此跟隨韋陀四靈性四社會晉階(varnasrama-dharma)和奉愛原則(bhakti)，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也去到澳洲一個偏僻的小鎮，也在群山之中，一個非常美麗的景致。那裡經常下雨，恆常是春天(vasanta)。雖然這個地方距離印度很遠，但藉著聖史華米的恩典和他的傳教，我看到一個很大的奉獻者小鎮已經建立起來了。當地每個人也深受激勵：女性、男性、老人和非常年幼的男孩和女孩，全都塗上聖印和戴上頸珠——每個人都在起舞、唸誦和銘記奎師那 Kṛṣṇa 知覺。

即使在印度，我們普遍也看不見這種充滿熱忱能量的展示，但我在此卻隨處見到。這是聖史華米的奇蹟，沒有實際到過這些地方和親身看見他所做的事，實在是難以想像。

我們該明白在背後支持聖史華米的是他的師徒傳系(guru-varga)——聖薩拉斯瓦緹，聖巴提維諾德·塔庫 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哥斯瓦米 Srila Kṛṣṇadāsa Kavirāja Gosvami、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 Srila Svārūpa Dāmodara、Srila Rāya Rāmananda 和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āprabhu。聖史華米作為他們的雙手、他們的工具，他並非到此宣揚一己獨立的使命，他到此傳揚他摯愛的茹阿達·奎師那 Radhā Kṛṣṇa 和高拉·尼提安 Gaura-Nityānanda 的使命，特別是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Srila Rāya Rāmananda 和聖茹帕的使命。

誰是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āprabhu？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經過了主茹阿瑪 Brahma 的一整天，那是包括了 1000 個卡利年代(Kali-yuga)的周期，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āprabhu 便顯現。祂是奎師那 Kṛṣṇa 本人，但滿載了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ī Rādhikā 和奎師那 Kṛṣṇa 的美麗和心緒。祂是擁有最高情懷的情悅之王(rasārāja-mahābhava)。你以往或曾聽過這個名字。這個名字對主 Sacināndana Gaurāhari 的形象包含了一種非常特別又深奧的描述，就像在[永恆的采坦耶經]所述一樣。

主采坦耶 Caitanya 在納亞兌柏聖地 Navadvipa-dhama 摩耶普顯現，只為賜予一種最機密而隱秘的寶藏，即使對極為德高望重的奉獻者如 Sanaka, Sananda, Sanatana 和 Sanat-kumara 而言，對巴拉特大君 Prahlada Maharaja 而言，甚至對拿拉達 Narada 和烏達亞 Uddhava 而言，這份寶藏也是非常神秘。主采坦耶 Caitanya 前來親自以祂的一雙手——不僅是一雙手，而是成千上萬的手派發這份寶藏。換言之，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的所有純粹奉獻者也是祂的手。

主的同遊不考量任何人的資格，即使是老虎，熊，蟒蛇，攀藤植物和樹木也受賜福。誰若看見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可愛的外表，誰若聽見祂呼喚：奎師那 Krsna 啊，你在那裡？你在那裡？誰便成為奉獻者，他們開始歌唱和飲泣，他們也得到奎師那純粹的愛 (krsna-prema)。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降世下凡到這個世界，特別是為了賜予這種純粹的愛。祂不僅為了確立年代宗教(yuga-dharma)而來，或只是扮演充滿品味的奉獻者(bhakta-raksa)，保護祂的奉獻者免受惡魔騷擾，祂降凡的基本目的是要確立這點：

至尊主被稱為斯麗瑪緹·莎慈女神 Srimati Sacidevi 之子，願祂超然地處於你內心深處。祂閃爍著熔金的光芒，(祂以祂的)以無緣的恩慈顯現在卡利年代，賜予其他化身以前從未賜予的：奉愛服務中最崇高和輝煌的情懷——愛侶愛意的情懷。[永恆的采坦耶經原初(Adi)逍遙時光第 1 章第 4 節]]

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只為少艾情懷(Unnatojjvala-rasa)而來。少艾情懷是什麼？那是牧牛姑娘(gopis)對奎師那 Krsna 的服務心緒，特別是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別以為用牧牛姑娘這個字眼就是濫情主義(sahajiyism)，若真如此，那麼，聖奎師那·達斯《[永恆的采坦耶經]的作者》、聖茹帕(這個詩節的作者)便全都是濫情主義，因為這個詩節是禱告(mangalacarana)，也是[永恆的采坦耶經]的主要詩節。

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服務心緒有兩種：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和拉麗妲 Lalita、維莎卡 Visakha、Citra 等牧牛姑娘的心緒；另一種是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女僕 (palyadasis)的心緒。若奎師那 Krsna 沒有跟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在一起，她的女僕都不願意服務祂。若奎師那 Krsna 獨自一人時，呼召她們，她們不會走向祂。無論如何，她們都不想親身品嚐祂。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前來派發，茹柏曼佳麗 Rupa Manjari 和 Lavanga Manjari 等這些女僕服務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和奎師那 Krsna 時的心緒。

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是無法賜予的，那是她獨有的，作為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奎師那 Krsna 全然地品嚐到她的三種心緒。

為了理解茹阿達蘭妮 Radharani 愛意的榮耀、她獨自以她的愛享受著祂的奇妙品質、當她覺悟到祂愛意的甜美時所感到的快樂，至尊主哈瑞 Hari 豐盈地滿載著她的情感，顯現於斯麗瑪緹·莎慈女神的子宮，就像月亮從海洋再然而起。[永恆的采坦耶經原初逍遙時光第一章第六節]

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在服務和看見奎師那 Krsna 時所體驗到的喜悅是無法賜予任何人的，但牧牛姑娘女僕的心緒却可賜予。所以，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的到臨就只是為了賜予這種心緒。在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顯現之前，臘瑪努師 Sri Ramanujacarya，瑪達瓦師 Sri Madhvacarya 和很多其他外士那瓦阿查爾亞已經相繼顯現。主拉瑪 Rama 和主尼星哈 Nrsimha 等化身也都已降世下凡，祂們全都給世界作出非常特別的貢獻，却都沒有賜予這種名為奉愛情悅(bhakti-rasa)的純粹愛意(prema)，那是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藉著聖茹柏所賜予的。

聖茹柏在這個世界上，已確立了實踐主采坦耶 Caitanya 的欲望這個使命，他何時才會讓我托庇於他的蓮花足下？

瑪哈維司努 Maha-Visnu 或瑪哈柏佈 Mahaprabhu ？

高迪亞師徒傳系內所有阿查爾亞——從瑪哈柏佈 Mahaprabhu 和 Isvara Puripada 開始，直至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承之繼後是聖薩拉斯瓦緹、聖凱薩瓦和聖史華米——他們非但為了確立傳揚奉愛(vaidhi-bhakti)而來。更確切地說，他們傳揚了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如何下凡降世去分發那種純粹的愛，那種巴佳奉愛(vraja-bhakti)，巴佳情懷(vraja-rasa)。若他們僅是傳揚奉愛，他們便是代表師徒傳系(Sri-sampradaya)、瑪德亞師徒傳系(Madva-sampradaya)、外士那瓦師徒傳系(Visnusvami- sampradaya)、Nimbadiya 或任何其他師徒傳系。

施瑪瑪哈柏佈 Mahaprabhu Sriman 也藉著齊頌聖名(nama-sankirtana)而確立了年代宗教(yuga-dharma)。祂以瑪哈維司努、拿拉央那 Narayana、尼星哈兌亞 Nrsimhadeva 和其他化身(avatars)為媒介而成就此事，祂們全都包含在祂本人以內，在祂的身體之內。由於所有化身也在祂之內，不再需要其他化身去履行確立年代宗教和把恩慈賜予佳蓋 Jagai 和瑪代 Madhai 兩兄弟這些功能。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親自完成這一切。

祂為了實現阿特威陀師 Advaita Acarya 的願望而旋即顯現。祂通過唸誦聖名傳教和賜予奎師那純粹的愛(krsna-prema)。祂品嚐了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祂也實現了祂的其他目的。然而，在祂所有目的之中，其中兩項最為主要，正如[永恆的采坦耶經]所述——為了賜予奎師那 Krsna 純粹的愛和品嚐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

主基於兩種原因而想要顯現：祂想品嚐神的愛意情懷的甜美精華，祂也想在世上傳揚自發層面的奉愛服務。因此祂被稱為超凡喜悅的和萬物之中最慈悲的。[永恆的采坦耶經-原初逍遙時光第四章十五至十六節]

奎師那 Krsna 是情悅的品嚐者(rasika-sekhara)。你知道情悅的品嚐者的意思嗎？祂是所有情

悅(rasas)的品嚐者、享樂者，祂是純粹愛意情悅(prema-rasa)之洋。主拉瑪 Rama 也有某些情悅，但祂並非無盡的情悅之洋。主尼星哈兌亞 Nrsimhadeva 也有一種情悅，當祂顯現時，祂正在發怒(raudra)，整個世界也在震慄。但奎師那 Krsna 是情悅的品嚐者，無邊的情悅之洋，那個海洋深不見底。

一般而言，所有聖典也是這樣榮耀奎師那 Krsna。然而，根據高迪亞(來自主采坦耶 Caitanya 的師徒傳系)結論(siddhanta)，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是一個比奎師那 Krsna 更龐大的情悅之洋。若奎師那 Krsna 要潛入那個海洋，就連祂本人也無法探測這海洋的深度。

事實上，[聖典博伽瓦譚]只是為了榮耀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和牧牛姑娘這個目的而呈獻。以往所寫的[往世書 Puranas]和其他經典都是榮耀奎師那 Krsna。榮耀奎師那 Krsna 並非[聖典博伽瓦譚]的至尊目標，反而榮耀巴佳奉獻者(vraja-bhaktas)的純粹愛意才是真章。

奎師那 Krsna 並非生命的目標。對奎師那 Krsna 的純粹愛意才是我們的目標。康薩 Kamsa 也能見到(darsana)奎師那 Krsna，但他沒有純粹愛意，所以他無法滿足或服務奎師那 Krsna。[永恆的采坦耶經]也揭示了對奎師那 Krsna 純粹的愛是所有生物(jives)的至尊目標。茹阿達 Radha 的純粹愛意(radha-prema)才是至高無上的純粹愛意。奎師那 Krsna 以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的身份來到，只是為了品嚐那種純粹的愛及賜予茹柏曼佳麗、拉媞曼佳麗 Rati-manjari 和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所有女僕的心緒而來。

生物無法擁有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他無法消化超於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女僕的心緒，但那種心緒的地位最高。聖茹帕、聖拉古納特·達斯和所有哥斯瓦米也都沈醉於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僕人這種內在的心緒中。

聖茹帕、聖薩拿坦·哥斯瓦米 Srila Sanatana Gosvami 和其他六位哥斯瓦米在唱誦並在溫達文 Vrndavana 的地上打滾——有時在茹阿達聖湖 Radha-kunda 或夏瑪聖湖 Syama-kunda，有時在溫達文或 Bandhiravana，有時在 Nandagaon 或 Varsana。他們深摯地飲泣，到處呼喊：『拉迪卡 Radhika 啊！你在那裡？』他們懷著非常深厚的感情，每天最少唸誦聖名六十四圈。他們沈醉於銘想奎師那 Krsna 的聖名和逍遙時光，他們奉上數以千百計的伏地頂禮(dandavat-pranamas)，他們祈禱：『茹阿達 Radha 啊！茹阿達 Radha 啊！奎師那 Krsna！奎師那 Krsna！Karuna-sindhu！Dina-bandhu！Jagat-pate！』

我們所有的阿查爾亞都是追隨聖茹帕(rupanuga)的外士那瓦。他們非為傳揚奉愛而來。然而，他們也這樣做了，這是為了要先斬除哲學謬念的密林，再確立年代宗教，然後再賜予這些深遂的概念。若不做好這項基本工作，誰也無法明白那些概念。

所有忠告的精華

聖茹柏說：

所有忠告的精華是，人該要善用他全部時間——一天廿四小時——好好的唸誦和冥記主神聖的名字、超然形象、品質和永恆的逍遙時光，從而漸漸投入他的舌頭和心靈。這樣，人該要居於巴佳[哥樓卡溫達文聖地 Goloka Vrndavana-dhama]，並在奉獻者指導之下服務奎師那 Krsna。人該要追隨主的摯愛奉獻者的步伐，他們是如此深深地依附對祂的愛心服務。[訓誨的甘露 Sri Upadesamrta 第八節]

你該閱讀聖史華米有關這個詩節的詳盡解說。他寫道，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降臨這個世界，只為傳揚奎師那 Krsna 純粹的愛。若你想得到這種純粹愛意，你必須跟隨這個詩節(sloka)的原則。聖茹柏在此簡略地傳授，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教誨的總成和實質。

若你想得到奎師那 Krsna 純粹的愛，便唸誦奎師那 Krsna 的聖名。什麼是最好的名字？最好的名字是那些有關於溫達文的奎師那 Krsna (有關的)及有關於祂在當地的摯愛奉獻者。

我最親愛的奎師那 Krsna 啊！你是慈悲之洋、你是傷心人的朋友和創造之源、你是牧童之主、你是牧牛姑娘的愛人、你是茹阿達蘭妮 Radharani 的摯愛，我向你致以充滿敬意的頂禮。

作者禱告：『奎師那 Krsna 啊，你非常仁慈、慈悲、迷人和美麗，我乞求你賜予你的恩慈。』誰若非常謙卑，便能得到主的恩慈，否則不然。雨露降到高山頂峰，但非停留在此。雨水逐漸累積於坑洞或山谷之中，坑洞代表謙卑的奉獻者，雨露代表了奎師那 Krsna 的恩慈。若我們不謙卑，那麼，雖然恩慈一直遍佈四周，我們也無法收集得到。因此作者說：『dina-bandho！我沒有資格，也不謙卑，但你對每個人也如此慈悲，Dina 是墮落的意思，而我肯定是其中一個墮落靈魂，我有這麼多假我，却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可憐人。Jagat-pate。我在這個世界裡，但你是 Jagat-pate，整個宇宙之主。你滋潤和支持宇宙裡每一個人，而我也是其中一位你支持的人。』

上述的名字是華蘇兒亞奎師那 Vasudeva-Krsna 的名字，現在作者向溫達文的奎師那 Krsna 呼喚。他說：『Gopesa 啊！你是巴佳溫達文的牧童(gopas)和牧牛姑娘之主，但我並非他們一員。』他想成為他們其中一位，因此他現在禱告：『你也是牧牛姑娘深愛的摯愛。』這個名字更加重要，但最重要的名字是禱文內最後的名字，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茹阿達·奎師那 Radha Krsna 的意思是奎師那 Krsna 受到茹阿達 Radha 操控。因此我們該唸誦這些名字和銘記與此有關的奎師那 Krsna 逍遙時光。』

若你唸誦達莫達爾 Damodara 的名字，你會記起什麼？雅淑姐媽媽 Yasoda-maiya 將奎師那 Krsna 縛在研磨上，祂正在哭泣，因為她責備和約束祂。但也有另一位達莫達爾 Damodara——茹阿達·達莫達爾 Radha Damodara，或受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控制的奎師那 Krsna。我們可以記著斯麗瑪緹·雅淑姐 Srimati Yasoda 是怎樣約束奎師那 Krsna，或斯麗瑪緹·拉迪卡 Srimati Radhika 是怎樣控制祂。

只居住在上演這些逍遙時光的溫達文會比較好，倘若你無法在此居住，亦可以心意身處其中。然而，僅是這點仍不足夠，因為聖茹柏也給予另一條規則，我們必須處於一位滿懷情悅，通曉真理(rasola tattva-jna)的外士那瓦的指導之下。那就是，處於一位像聖茹柏和追隨他的外士那瓦一樣的全然覺悟靈魂的指導之下。他們擁有經典的整全知識，並體驗到他們跟奎師那 Krsna 的充滿愛的關係。否則便無法在這條途徑上有所進步。

聖柏佈柏德的榮耀

聖史華米到來，以聖名傳授這些較高深的原則，對稍欠資格的人而言，他也以聖名傳揚奉愛，但他的內在心緒是給予這種奎師那 Krsna 純粹的愛。

正如我在溫達文解釋過，聖史華米並非處於阿特威陀師的傳系、瑪哈維司努於每個卡利年代前來確立齊誦聖名(nama)的年代宗教[那僅賞賜唱誦者得到無憂星純粹的愛(vaikuntha-prema)。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懷著巴佳純粹的愛(vraja-prema)，確立聖名，這是祂獨特之處，這也是至尊地值得崇拜的(parama-pujyapada)聖史華米的獨特之處。由此可證實他是來自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和聖茹柏的傳系，我因此而榮耀他。就如主采坦耶瑪哈柏佈 Caitanya Mahaprabhu 所做的一樣，他也確立了年代宗教，他也是茹柏傳系的外士那瓦、聖茹柏的跟隨者，也是茹柏曼佳麗。

雖然我以前已解釋過，有些奉獻者仍然無法明白。他們對我說：『噢，你並非在榮耀我們的靈性導師。』但他不僅是你的靈性導師，他也是我的靈性導師(gurudeva)。我已跟你分享了我對他愛，只為向你遍洒恩慈。他賜予我一個特別的機服務他，因此我在此向他的蓮花足獻上我衷心的花祭(puspanjali)。

你該試著服從聖史華米的所有原則，試著擁有跟他一樣的內在心緒和目標——巴佳純粹的愛或是牧牛姑娘純粹的愛(gopi-prema)。這是我們的目標，你該從初階開始，而最終放棄所有物質欲望以取悅奎師那 Krsna。我向聖恩聖巴提維丹塔·史華米·瑪哈拉傑奉上我的伏地頂拜(dandavat-pranamas)。